



小學士文集卷第十四

鑿坡集卷第四

呂氏采史目錄序

皇帝既正宸極龕定幽燕薄海內外同不臣妾慨然閱勝國  
之亡其史將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啓十三朝  
實錄達司刪脩而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之  
士協恭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筆削之公也明年秋七  
月史成自太祖迄丁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  
李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之實錄史臣  
無所於考闕者不備於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與濂等  
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  
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部山東亦號重鎮一代典章文獻  
嘗有存者特擇有職于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章貢呂仲善時  
司饌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  
平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冊者悉輯為一有涉於番



書則令譯而成文其不繫公牘者悉與巡幸宮中隱諱時政  
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  
之碑碣或載群儒家集莫不悉心謄訪且遣儒生危於等分  
行乎灤燕南諸郡亦以期日有愴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開  
局於故國子監至冬十又一月壬辰始完以快計者八十  
擇高麗翠紙爲之衣昇至行中書借官印識之進於南京乙  
未赴山東河水方凍大壘深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  
一吸呼水牛鬣間已未至濟南其謄詢大畧如北平時又  
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搨碑文北平四百  
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輦還京師  
已而諸使者咸集濂於是有所依據脩成績史四十八卷夏  
六月復詣闕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尋爲丞且以史  
事之重不可易視也集爲目錄四鉅編上之而戲其副於家  
徵濂序其首昔者司馬光既著資治通鑑又畧舉事自年經

而因綿之名曰目錄示學者以樞要也仲善今備述采史綱  
領明其事之良艱示後人以軌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心之  
厚於仁則一而已嗚呼史有關遺久矣如近代衛紹王之朝  
記注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載當時史臣所屬若得如仲善  
者豈不有勝竇祥揚雲翼之所錄哉順帝乙紀卒得爲完書  
皆仲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  
濂詩罪國史故不辭而爲之序使觀者有所徵焉進史後三  
月日

故胡母歐陽夫人墓誌銘有字

夫人諱汝圓字某姓歐陽氏世爲大和人父宗周母江氏夫  
人年十七歸同里胡濟川濟川素爲閭右族其遠祖有諱幾  
者在宋時以明經及第爲南城丞逢國大慶獲封其父諱迪  
功卽母歐陽氏孺人贊書中有福榮之書遂取以名其堂揚  
文節公實爲作記夫人佐濟川治家政內外咸舉至於科繇

之事尤加之意適至正壬辰女亂江西行中書檄濟川充里  
之早禾市巡檢為禦寇之計早禾當龍泉末新安福之衝况  
豎出沒靡常一障之責誠有難勝任者夫人佐之輸楮幣教  
萬於公家募曉勇植岩柵相率固守如此者十有餘年卒能  
全其宗族詩禮絲麻如承平時夫人之力居多視彼強家大  
姓殲於群寇者相去不翅萬萬夫人事姑樂氏甚孝敬及嬰  
疾而上濟川與仲子子璘方受事于顛夫人含泣視事凡棺  
衾齎飲暨賓祭百須之物無不具俟濟川還始殯焉初樂事  
姑陳氏盡禮今大人之事樂亦如之議者謂如崔山南家云  
夫人自歲癸卯辟地武山陽至于乙巳江西州郡悉平夫人  
隨濟川還故里室廬已燬於是相與經營構祠堂以奉胡氏  
四世神主割腴田以充祭祀而魯祖姑蕭氏墓在梵安寺傍  
者亦捐產俾浮屠主之為薌燈之湏其奉承先志而知所急  
類如此其戒飭子孫必令取則於先世且曰昔文節公記爾

家之堂有迪教勵業樹家亢宗之言爾曹不可不勗吾亦豈  
陽氏也爾能勗之則福榮之名未必專美於前矣夫人素有  
痰疾至是加劇以洪武庚戌四月壬申卒年五十有五子男  
三人子璘子璘子璘皆克盡子道子璘先夫人而卒孫男五  
人相授祖授宗授孔授仙授文三人適某某子璘卜以某  
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前葬以鄉先生王君沂所為狀來徵  
銘先生以文學知名當世狀之所述其言宜可信為之銘曰  
孝足以奉其姑智足以相其夫力足以植其間有若夫人其  
殆繡婦性者歟其殆薦婦道者歟

題朝夕箴後

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  
所撰也先生諱柏字茂卿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謙齋吳梅卿  
清之直軒吳諒有父子游而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  
齋從考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辭奧旨先生得之為多當時

有慥堂鄭雄飛景鴻輩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為甚謹人以其  
學行之同通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  
體用兼該非真切用功者當不能為是言鄉先正魯齋玉柏  
會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辭一本真於坐右  
則其所以尊尚者為何如哉嗚呼前脩日遠後生小子不知  
正學之趨唯文辭是攻是溺志于陋矣瀛故表而出之并繫  
先生師友之盛於其後以勵同志者云

論頌

陶尚書中立為予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暨甲  
歿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群犬翕集銜甲衣  
曳至西郊跑土成坎葬焉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  
三始壅土覆之而去新昌黃琛甫有牝犬為羅卒所食棄骨  
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憐髀太息每舉論諸人人輒歎  
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犬會石和以丁

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瓜浮土掩之尋  
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  
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啖之母候骨投地歛置一窟移葬於  
乘間日夕向乘嗥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  
者過矣夫犬能禦盜斷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紛然也又  
寧止此二事乎人苦不自重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  
予為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夫

魏府君墓誌銘

惟魏氏遠有世序相傳出鄭國文貞公微初居鉅鹿宋靖康  
之亂其諸孫某隨高宗南渡來知袁州遂家袁之萍鄉歷若  
干傳至諱某者生南金南壽父子同試荆湖漕司皆入高選  
南壽遷鄂之蒲圻遂為蒲圻人南壽生太學上合天福天福  
生府君諱雲瑞字祥卿穎達善書問從鄉先生盧應奎講說  
經旨毫分縷析弗之厭會經法科試法行府君竭力從事下

筆哀哀數百言。盧君謂人曰：此魏家千里駒也。有司伴充貢，鄉闈咸期。府君先登，俄疾大作，不果赴試。事既畢，厥疾乃瘳。府君拊髀曰：不仕無義，苟仕矣，合科第而之，他非正也。今乃以病而阻，非命也。邪？於是一切棄去，發為歌詩以自娛。山顛水涯，竟日留連，忘返。外舅宋氏當為從叔，嗣或利其多貲，競諸官宋貸金於府君，彌縫下上期。他日割產以償，及事成，所還不及十之五。府君咲曰：外舅之志遂矣，吾何所望哉！同里張甲命唐乙造券質田於府君，府君信之，弗疑。二年不問，其租入甲，忽令乙來贖。府君兄曰：券未經稅，竟柰何？乙曰：姑遲遲往，嗾甲訴縣人，勸府君稅券。曲之，府君曰：吾家昆弟，斷不能作偽，寧失其田，無傷也。縣令中其計，以券為私使，田歸甲而不覓其直。甲不自安，願入所逋租。府君辭，府君有牛，豢于牧人舍，為盜所竊。牧人蹤跡，知其處，奔告府君。曰：牛在矣，得十人與俱，可奪而有也。府君曰：彼貧故為盜，窮巷之犬，迫則

噬人矣，不久必自覆。爾姑待之。豪右鄭仲淳挾官中氣勢，每魚肉民，民不敢誰何。聞誘府君族子為券，欲侵其土疆。會省憲兩府交薦，府君與教郡，座懼而不敢發。其壻郭昇之曰：吾何畏於彼哉！竟踵鄭之為。府君詣郭，自言期以誠動之。郭見府君容貌魁梧，論議英發，心甚服之。已而請府君作大書，府君揮灑如飛。郭曰：先生奇士也。吾幾失之矣。請以田券還而不顧受直也。府君操心仁厚，而能鬻伏暴強，類如此。府君善學米南宮書，得之者不翅拱壁，尤喜著述，有筆記若干卷，藏於家。他如先世決科諸文，皆蠅頭細書，裝潢成帙，以示子孫。其鰥鰥之志，猶前口云：迺祐已未十月十二日卒於齊安郡。上距所生至元戊寅十二月廿日，得年四十又一。至治壬戌十月某日，權厝於某山祖塋之南。後五十年，為洪武辛亥某月某日，始克卜塋於黃蓋湖之原，禮也。府君娶宋氏，子男三人：長法孫蚤卒，次已孫，今名觀，嘉議大夫國子祭酒。次虎孫，亦

蚤卒孫男五人子仁子同子粟子樂子仁子同皆蚤卒  
孫女三人王克思熊彰毛藝才其壻也曾孫男三人思植思  
茂思誠曾孫女一人尚幼灑也不敏官翰林成均時幸與觀  
為僚友觀乃以祠部主事張孟兼所為狀來謁墓門之銘灑  
聞府君言行多可書要不止狀之所云而已府君一日方出  
見家人市物競其價之低昂府君叱曰彼非嗜錙銖之利肯  
樂於奔走耶何居與之較也如其欲酬之大司徒歐陽公文  
玄名世鉅儒而每稱府君為賢其往復尺牘裁諸篋笥者墨  
尚濕也嗚呼俗偷民偽久矣有若府君之行懿其不為登  
善扶世之一助矣乎銘曰  
人偽方滋動隨欲萌錐刀之末奮襁而爭温温吉人與物無  
營事機之來一接以誠豚魚可孚况乎冠纓懌然心服匪貌  
與形慶流後嗣學傳一經施於有政物無不平黃蓋之原峯  
迴川縈以琢其珉以掇其英以昭其聲以告諸冥

善財南詢華嚴海因緣序

沙門那道輝以其師淨慈禪師所著善財南詢華嚴海因緣  
一卷示予先集經以備其事次作偈以釋其義不待詳分科  
段徧閱疏鈔而經旨瞭然自明嗚呼可謂善談雜華者已夫  
雜華之宗以言乎性則太虛洞然而無物以言乎相則萬象  
森然而駢列所謂森然者即行布也而為者也所謂洞然  
者即圓融也萬而一者也圓融下礙行布故一為萬而不見  
其少行布不礙圓融故萬為一而不見其多此其大較也然  
而善財之見文殊根本之智已得舉乎一者也而差別之知  
未圓欲見乎萬者也今姑舉其畧而陳之則所不舉者可推  
而見矣凡其所舉五十二或顯或隱或大或小或淺或深  
皆各有所證其證妙高寧不見德雲而於別處相見示法普  
見也見善住空中變化隨念而至明法無礙也見海幢放種  
種光光中皆有種種奇勝示法無盡也見勝熱婆羅門登山

投火得寂靜樂明法無怖也見自在主備學書教弄印療病  
建宅鍊藥及養費等業示法二巧也見無厭足王决囚可駭  
及觀宮殿皆是衆寶之所合度明法知幻也見徧行外道調  
伏九十六衆離諸異見示法普觀也見婆須蜜女身出光明  
照諸衆生今離貪欲明法無染也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證  
入大悲大智示法幻住也見大莊嚴園毗盧凌閣慈氏領諸  
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即入見一樓閣中  
有一切諸妙樓閣一一樓閣中皆有慈氏一一慈氏前皆有  
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回顧善財之身徧入一切善財  
身內一切善財身皆攝歸一善財身內互徧互融互攝互入  
如燈鏡交光重重無盡善財既證此一切境界莊嚴嚴解脫  
門文殊遂舒金臂過一百一十餘城按善財頂告以法解脫  
已周而行未圓之故於是往見普賢在如來前一毛孔出  
種種佛刹諸微妙事善財見身在普賢身中交光互現一切

不思議事悉皆成就嗚呼善財前之所歷者行布也後之所  
證者圓融也非圓融不足以見體統之全非行布不足以昭  
發用之盛圓融體用雙泯者也行布則因用而各顯其體者  
也其後之所證莫知爲之先前之所證莫知爲之後二之則  
非也是知盡十方刹土皆是善財盡十方刹土皆是文殊盡  
十方刹土皆是一大香水海孰爲行布孰爲圓融孰謂其  
無所證入乎則於涉歷無微不探也苟謂其有所證入乎則  
性本圓明初無一法之可得也至矣妙矣蔑以加矣雖然經  
旨宏深非有識者爲之開明初機之士何自而知佛國師而  
下頌而白此者凡十人禪師蓋後出而益奇者也或口以偈  
釋經可乎曰如來說經長行之後必以偈重宣之善慧大士  
用偈釋金剛經而後世箋經家多效之何爲而不可也禪師  
名智順字道川温之瑞安人鐵關樞公入室弟子也出世温  
之雅山繼主福之東禪雪峰今住持前刹云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將與有祿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為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為屬，亦不起。會六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克糧，所向殆盡。唯希文堡障獲完，希文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獲持而卒歸於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稱之為卓行云。入我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希文即束裝就道，見上於治朝，與語甚悅，擢為刑部郎中。未幾遷

夫日侍書。東朝間嘗陳其情，奏云：小臣有母，春秋之高至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為養。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鳥私情，其能自己乎？言訖，潸然出涕。東朝以其言上惻然憫之，即日遣北還。夫君子之為學，動簡編，應精神，

年屹屹猶以為未足，豈務為謹世取寵之具哉？亦曰學為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文以冑監之俊英，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有道之朝，

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塗也。希文之還服五絲爛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為壽，且曰：此非兒所能。天子之恩也。耆壽之朋，簪纓之儔，聞希文之歸，必行掌授餼委曲相問勞，又且曰：此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彥，嘗受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且曰：此非予所能。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美報上之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

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杖策重來，推內聖外王之道以輔我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

使事功勒之鼎彝名氏升於史冊方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  
徇一夫之私行而違已也傳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予  
蓋於希文望之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大江之西蕭為著姓而居大和之後樹者為尤盛唐開元間  
有從浙水東來為縣遂家焉譜圖闕逸不知其名而相傳且  
二十九世矣自時厥後擢進士第於奉常者後先相望宋氏  
南渡有為國子祭酒諱某者實生秘書監清伯秘書生南唐  
某年進士進士生四子長宗聖次宗陽皆以儒學入仕宗聖  
則臨江府教授宗陽則太和縣校官也次宗孟潛貢進士次  
則宗元府君然自秘書而下名皆忘今以其字書府君諱慶  
得元齋其自號也生四歲而孤鞠於母夫人倪氏年七歲夫  
人使之從師即知樂學九歲善屬文同肄業者皆畏而愛之  
已而與翰林待制楊君景行師事鄉先生達觀楊氏於是益

潛心諸經而於易學尤精至元庚寅詔定江南版籍適部使  
者李公行縣李集多士於庭試以經義中者始得預士籍蠲  
其科繇府君遂升首選時倪夫人已老府君不復有出仕意  
科目法行雖舊日同門之友多躋膺仕府君澹然若無營或  
問之則曰吾母日薄西山吾尚欲遠游乎都二千石及縣大  
夫數欲剡薦之皆不聽尋與潛貢君於縣西二十里創甘竹  
別業奉夫人居焉夫人性好施遇內外族嫻之急者必思周  
之府君家雖貧能一如夫人之志女弟及甥女未有所歸府  
君備貲裝配千名族夫人悅而安之及夫人病府君不解衣  
者數月死則廬墓左三年然後返遠近學者慕府君文行咸  
願執經為弟子學成而去若同里楊亦雲若永新吳德彥若  
吉水周通若嘉禾俞鎮皆為名進士其謚於北方者尤多  
不能悉舉也府君雖不及仕其仁民愛物之心旦旦不忘縣  
之賦役無藝強有力者脫籍而使寡夫弱子承焉府君毅然

曰是奚可哉乃走白上官稽其物產而甲乙之編為義後三年人以為允川梁有故壞者勉有力葺治之鄉鄰有訟者及相聞者是非方糾紛能以片言決之不幸以至正甲午八月十一日卒于家壽七十又七以乙未十二月某日葬於家東某山之原娶丘氏子男一人飛女一人歸廬陵易子韶孫男三人曰執曰安曰鳳執鄉貢進士今選為國子錄孫女一人同里吳所與其婿也曹孫男四人曰珠曰韶曰規曰忠府君所著書有易學旁通若干卷燬于兵無復存者府君之葬周通集辟行為狀進士顏成子據之撰銘納玄堂中禮畧備矣執復來請曰願有以表諸墓道嗚呼爵位可致也貨泉可有也聲問可長也唯世傳書詩不可必也蕭氏自祭酒士傳經于家至於府君尤能繼其志而不墜其靜也于于其勳也徐徐不銜鬻而進趨每深藏而自腴殘膏賸馥露馬於人者亦長以獲多士之譽斯不亦也

也以為表

題墨本黃庭經後

余常見黃素黃庭上下織成玄闌中用丹砂作界道其絹精甚細視之不見絲縷相傳為王羲之書蓋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遺宋友文者友文梁太祖之子後封博王博王薨竟屬陶穀家尋為大師李諱所獲復入宣和內府宋錄既訖流落人間鮮于伯機以重貲購得用樓閣錦裝潢成軸題其籤曰素心玉文華子昂為之賦詩定為上清真人楊許所書且稱其飄飄然有神仙之氣而伯機亦自謂生平書法得之於此為多不知何時又歸喬篔成湯屋二氏喬字仲山湯字君載最號藏書之家今則又入中秘矣予屢閱之其字體絕與墨本不同竟不能別其何者為真也豈楊與許之跡其實有異於羲之耶楊氏出示此卷因備志於其後庶幾同志之士有以訂正之

故姜府君莫不品有序

君諱澤字潤甫姓姜氏其先居蘭溪之髦賢祖某父思齊以  
 貨雄于鄉環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及君之生其  
 父已五十餘越三年父卒又三年母時氏亦卒貧夫欺君之  
 孤弱挾黠隸為姦列內蠶而外飲之并吞幾盡君之女兄道  
 真時已歸金華楊某矣問一歸視君撫君頂泣曰姜氏之世  
 不絕者僅有此息爾苟或克堅欲去之以滅口則宗祀必絕  
 為若教氏之餒鬼矣天豈可欺區區貨產有不足計也急挾  
 之以歸楊氏鞠育之如己子稍長俾從鄉先生楊夢平王月  
 溪趙松坡董覺齋游志慮淵冲而識見迥拔遂白於縣大夫  
 復其先坐若干所田若干畝雖僅存十一於千百鄉之人上  
 無不謂君為能者已而女兄命贅於同里之王氏君不忍釋  
 之而去遂舍於父兄西偏挾王同居事之如母與姑每得嘉  
 味必先進不進不敢先食及生子若孫歲時相率坐女兄中  
 堂羅拜於庭不知者以為真其母姑也君既受女兄如真之

恩所以思報之者無不備悉志慮及女兄喪夫而無子為  
 從子恆道為後而躬扶持之其門賴以不墜雖楊氏之姻黨  
 無不以孝弟忠信淑導之有悖戾者懼之以法令亦翕然聽  
 從君再從姪弘道被偽造鈔者所誣弘道初不識其人千夫  
 長帥州官逮繫之從者百餘人君聞之大恐走州中懇其故  
 官寅弘道稠人中命造鈔者執之乃妄曳他男子以前事遂  
 釋丁未歲侵人相食君往糴七閩時流民所在成羣動以數  
 百計乘閒鈔遁莫敢何問君獨以計脫卒致白粲來歸六親  
 賴之以濟君頗通刑名家書於新令尤所練習或有致訟者  
 質之君為言其利害訟為最上若晚命仲子遷婺城中往來  
 嬉遊以書史自娛因以書自號一且有疾度不能以生因  
 泣謂二子曰吾非女兄不克生也其是誓將奉寤安之事庶幾  
 少盡心焉奈何今且先之他日當有以憐吾志遂寘時  
 至正壬午十月三日也壽六十一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

于西山先學之測聖王氏後二十三年卒遂合葬焉一子曰  
明道曰懋孫五人口炳曰蔭曰溥曰繼曰善炳能積學為名  
儒以薦者為婺州路儒學每歲舉進士擢永平近安丞孫女  
二人長適默成先生七世孫清思明次適陳仁曾孫三人曰  
麟曰堪曰增嗚呼金華為文獻之邦氣習之所移風聲之所  
被往往人多上君子之行有如君者不幸遭門衰祚薄之餘  
乃能覺然自異不踣其家復樂道人以為善而據急報恩之  
志尤寤寐不忘夫豈無其故哉傳曰大河東流九里餘潤此  
蓋從古而然也癘不敏幸與炳同出於闈人先生之門墓文  
之屬有弗得辭其青第深愧者文彩衰弱不足以昭幽廓潛  
然亦自謂據事直書而無所憾也銘曰  
孰昇之隆而闢於降其非天邪一髮之存卒續厥門其非天  
邪無德弗酬得與善為述其非天邪發迹詩書有孫為儒其  
非天邪生遂死安松叶鬱蟠其非天邪卓哉善人迺裕於後

是其非天邪

跋金剛經篆書後

是經功德如妙高山縱橫上下難以數量山雖難量終有盡  
時喻如虛空庶幾無盡瀛以古篆寫成卷軸隨寫隨空不見  
有跡光明熾然編覆大下是用特寄穆菴禪師禪師所具禪  
師所言禪師所履與此般若非同非別同別兩實現前見弗  
寶積三昧集序錄

釋氏之書有三法藏馬曰經曰律曰論經則佛與菩薩等所  
說論則諸賢聖僧所著律必佛口親宣而非諸大弟子之  
得與聞也然而三藏之間統為十二部分為大小中三乘廣  
大殊勝無所不攝其力以流中國至秦而絕漢造即中蔡情  
及秦景徃使天竺受其書以歸自是譯師疊至代有所增以  
卷計者梁則五十四百隋則六十一百九十八唐承隋亂之  
後猶有廢逸開元之月則五十四千八百貞元中則又增二

百七十五宋太平興國以來或翻譯或編纂或收貞元未附  
藏者又增七百七十五遠元有匡又增二百八十六其中頗  
不能盡知今以千文紀之自天竺尊為號者五百八十六通  
為六千二百二十九卷噫嘻其廣矣哉學其書者茫若望洋  
至於皓首而不能周覽唐僧智昇嘗錄入中國歲月及譯人  
姓氏名曰開元釋教錄矣矣而不采其文也宋戶部尚書王  
古隨其次第而釋其因緣至於佛會後先華譯同異咸志之  
名曰法寶標目佳矣而弗表其義也優婆塞陳實分門別科  
類括秘詮名之曰大藏一覽近矣惜其自造諸偈而又擇  
焉不能精也東山立庵大師崇志頗病馬迺於迺祐之初撥  
拾三藏英華上有三寶流通中至天仙天標坤維人倫之凡  
時劫根塵世諦塔寺道具衆器之屬下及珍寶飲食花木禽  
獸地獄之品析二十門釐為四卷文貫始終事有源委部居  
整比秩焉不紊遂取法界體性經中語名曰寶積三昧集錄

梓於壽聖禪林立庵既示寂板廢不存白庵禪師萬金以精  
進力深入禪教三昧旁事孔藉亦臻其闕與悼立庵利物之  
心勤而傳世之不遠也復為銓次義例分卷為五重刻而布  
之以瀛閩大藏者凡三稍涉二序請序其首簡濂取覽之儼  
然如探故物雖未獲窺其全而金銀琉璃車渠瑪瑙珊瑚琥  
珀衆寶之積爛然溢目矣於是互腕作禮而說贊曰  
巍巍法王寶號為修多羅毗尼阿毗曇二千大千界以及無  
算數無物不令攝無十不見身護法金剛王手持蓮花杵或  
執七寶劔各逞神通力晝夜不替離魔軍及末伽無有能壞  
者善慧施方便為轉大法輪一轉千佛轉佛佛具千佛千佛  
亦復然輾轉至無邊此最勝功德如雲雨太空草木花藥等  
根莖皆沾溉如來真正幢無鉅亦無細汪洋四大海了不見  
涯涘苟取一滴水濕性靡不具炎炎大火聚力可豁天地餘  
燼存一粟火體終弗滅日輪行中天其廣千由旬光入寸隙

中圓明具日相若者闍崛山山五立萬仞一沙細於塵孰敢謂非石所以二尊者各出本來智一取六千卷束之四卷間如將須彌盧納之於箴孔一噓寒灰燄死後使復然光照闍浮提利彼有情衆智者能移物勿爲物所移佛言雖至寶執著亦爲障我有大寶藏不落文字中六處放光明七佛時行道時時宣妙法法法悉皆見自性佛共成無上道

題顧拙軒

右拙軒先生顧公生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備職即故事備職卽滿三考闕陞令歸先以合入階官給告公遂入從政卽久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鮑卽鹽場差遣然舊制無從改卽崇寧初以通仕卽易錄事參軍縣令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比告之首當一幹歷千文紀號若曰甲天等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欠紹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

其背紙又當書行在官告院準鈔出給及寫告措書當行手分令史主事等名氏面守當官批上本官告命照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爾吏部主事碩公之六世從孫琢玉爲軸重加裝補持以相示故爲詳疏之以備當時典故云於賦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再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碩者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藁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跡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安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霖雨雪大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爲枝十五日將晏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後東北起雲月燭

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也蒲庵以高僧被召  
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可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  
毫補入之會文之體制亦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  
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其來徵余題故為疏其後使覽者互見  
而備文云

飛泉操

浦陽玄麓山有飛泉瀟瀟與鄭源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  
琴書諸崖石其辭曰

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護飲我牛覆帽我汗兮移彼上流  
具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憂

月堀記

余退直詞林戴華陽之中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規中  
太和薰蒸百體欣順能降虎升水溫火寒周流密綿莫究端  
倪中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來碧瞳方頤氣貌充甚謂入

揚快言曰月堀之義予知之乎揚雄云西壓月堀指月所生  
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  
衰隨月漸虧晦而復蘇上下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  
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  
以月堀所以志之予曰陽陰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  
成乾坤構精六子乃疑水坎火離中截偶奇用奇變偶乾道  
始茂重陰盡消純陽則昭久而行之與道消搖是謂三一之  
真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中陽子曰  
二氣之精互為其根房日之兔畢月之鳥取象表徵指意甚  
微陽既含陰陰亦含陽苟舉其偏道則全張子何見之拘邪  
予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中有玄牝焉繫乎  
天根呼吸所關絲絡聯絳枝葉扶疎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  
於象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娟天光內朗蓋以無為而得無為  
而成孰火能為其候孰鼎能為其鑪孰藥能為其材我皆不



得而知也假形托物著于丹書顛倒錯亂自漢以來已如斯  
矣吾將與子握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翻瑤  
露初滴寂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黃鶴而一下之與子稍一  
叩焉則予之說爲當矣冲陽子喟然而嘆曰道有精粗象分  
內外非粗不足以別精非外不足以形內初機之徒未忘乎  
物苟不以此示之必大笑而走何可與上士玄功之成者並  
論哉子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喻又豈可少哉於是相視一  
笑冲陽子揖而退予送至庭外冲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  
卦爲姤是月媯也一陽之生其卦爲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  
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其與吾月媯之義頗有  
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雖更僕不能盡也予惡能知之  
予惡能知之君當問諸庖犧冲陽子曰唯冲陽子張姓輔其  
名以廷翼爲字台之黃岩人蓋有道之士也洪武四年正月  
望日玄真遊叟金華朱瀛記

蟠松說

昔人之言喬木必繫於故家者何哉蓋故家者非一世之謂  
其封培也有其素保衛也有其道所以能上于九霄下敵萬  
牛撼雷風而弗驚沐雨露而常新者也嗚呼此亦自承平之  
時言云爾若夫當戎馬續紛之際無澤不竭無山不童人之  
屋廬且不能自保其有爵爵羊羊歸然而獨存者乎蓋必無  
也理之所必無而今則或見之者是豈人之所能哉非人之  
所能則天而已矣中書左司印中劉君明善居武昌之咸寧  
其先塋之在崇陽者有松暢茂成林其一最巨者枝柯繁盤  
勢若長蛟角鬣備具而爪距奮張尤爲可觀者焉當汝穎變  
作蔓迤至武昌愚氓起而應之相與建營結構山之有木者  
剪刈無餘而崇陽之蟠松巍然獨存人過之者皆彷徨嘆息  
指而言曰是蟠松者出於平麓非有絕壑懸厓人跡之所不  
到也何爲能免斧斤之厄乎且其形質與恒松等爾非鑄銅

鐵以為枝柯也又何為形自全而不損毫髮乎嗚呼我知之矣持之以智力者不足以禦人事之變感之以慶祥者誠可以俟天命之定劉君武昌故家累世積善之深故天之報施俾其喬木在墟墓間者一異承平時其意若曰善人者天所厚也苟謂天不厚吾人豈於蟠松微之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天將雨而礎潤潮行生而應興家將蕃而林木有輝理之常也今蟠松出於百步刈之餘蒼然而弗渝充然而含滋得不為劉君之家盛大之兆乎知劉君以濟世之學歷仕熙朝出持憲節入位即官聲譽翕然動於中外其融顯方日進而未已也蟠松之祥又當於是乎徵之昔人人有言曰樹德如樹木木之成材可資於一時德之榮身可被於後裔劉君當益務乎德哉其幸與劉君交於是推原其故作蟠松說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四

鑿地集卷第四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五

鑿地集卷第五

郊禋慶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乎

昊天上帝以

仁祖薄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弗懈益恭學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長日至復遘其時前期丙辰

上御奉天

驗集臣工于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祀掃及上鄉為田燭各戒具備罔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駁本

牲登肥膾圭幣溫繖器用質雅清齊苾芬樂舞具舉升煙上

關 皇心內外皆文兩盡

上帝居歆福祿攸降既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霸

工部侍郎牛諒晉州參軍趙鼎勳司今吳雲兵部郎中劉

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丞尚諶督府張孟兼吳府

驛事吳從善咸謂 皇帝亦中于天國之大典幸際熙

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枉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遂以  
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為編名賦詩一章而屬燕序  
之瀛闈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蕭祭漢以來浸涉不  
經且惑於六天六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  
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

皇上一據禮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  
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歛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物無疵癘  
行見鳳皇降而龜龍假矣擊歌之發茲非其時乎昔者周人  
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  
二詩辭氣奧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穴揭其宏綱後世何  
自而明之羣公之什優柔而雅馴整肅而恭豫是以夷盛德  
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周人之微旨所可懼  
者瀛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  
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頗著見於間云是歲十

有二月甲戌朔金華宋濂謹序

昭鑒錄序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

上詔秦相府右傳臣文原吉

翰林脩撰在王撰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秦相府  
錄事臣蔣子杰晉府紀善臣呂宗盛錄事臣杜環燕府錄事  
臣張雲洲吳府錄事臣吳從善楚府錄事臣王鏞靖江府錄  
事臣宋善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登命乃取東觀諸史相  
與研摩善與惡可為勸懲者咸采焉其文蕪事泛則刪取其  
大槩或有奢溢不軌無復人理者輒棄而不收越二十又二  
日甲子書成繕寫為二卷臣原吉等請闕校進仍請以太  
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為之序上可其奏先是有詔禮

部亦脩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牛諒主事臣張壽遠  
錄為一卷上座乙亥之覽錄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

臣壽因會粹衆論合而為一書論則持以傳名之曰昭鑒

臣瀛因得而序之臣瀛敬惟  
青宮衆建諸子爲五作鎮雄藩於是較自  
淵衷錫以寶訓  
几箴戒之諄切稽儀之等第兵衛之出入與夫職制營膳法律  
律共用之屬具錄成書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然慮其文太繁  
前史之事可據以爲鑒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微注其綱而其  
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爲  
世之不基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哉然代天而理物者天  
子也佐天子謹藩制以此磐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  
諸王則手足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者乎昔之  
賢王有見於此敬以脩身禮以齊家政以馭衆夙夜戰兢唯  
恐不能盡屏翰之寄故祿位傳諸無窮聲光顯于來世其或不  
賢而弗之察欲縱情逸且失其秉彝之性而欲久享壽秩  
抑亦難哉觀錄中所紀歷歷蓋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呼 寶訓具在莽若日星之臨覽是錄者其懋戒之哉其懋  
戒之哉是歲五月三日臣瀛拜手稽首謹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寶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  
中印度末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延昌中北印度菩提  
流支也迨至於唐寶叉難陀來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弘  
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爲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  
教諸師提綱挈頰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  
言智覺迺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爲言一則因理以  
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事無究則經之奧義無餘蘊矣然  
自菩提達摩東來震且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授其徒慧  
可故宗禪定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  
之者寔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於南譙悟其爲前身所書  
乃以錢三十萬屬蘇文忠公轉印施江淮間蘇公親爲書之

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雷庵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  
與同袍智燈據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疏  
於經文之下復稽唐註古本暨宋僧寶臣闍士楊彥國之說  
而折衷之凡經論疏錄有涉於經者亦撫其精華附焉名之  
曰楞伽實經集註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丙辰之四月始克  
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且如來說經不即語言不離語言矧  
此楞伽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說如來藏大包無外小入無內  
本性全真即成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彼二乘滅識趣  
寂譬如迷人忘已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此乃諸佛心地  
法門不假脩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蓋莫切於此矣或者則  
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非愚則惑子不  
聞達觀頴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隨世以爲教當達摩時  
衆生滯相離心故入義學者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  
意也苟不察其故弊微權而據以爲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

呼實訓具在赤若日星之臨覽是錄者其懋戒之哉其懋  
戒之哉是歲五月三日臣瀛拜手稽首謹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寶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  
中印度末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沁昌中北印度菩提  
流支也迨至於唐寶義難陀来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弘  
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爲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  
教諸師提綱挈領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  
言智覺運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爲言一則因理以  
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事無究則經之奧義無餘蘊矣然  
自菩提達摩東來震且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授其徒慧  
可故宗禪定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  
之者寢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於南譙悟其爲前身所書  
乃以錢三十萬屬蘇文忠公執印施江淮間蘇公親爲書之

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雷庵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與同袍智燈據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疏於經文之下復稽唐註古本暨宋僧寶臣闍士楊彥國之說而折衷之凡經論疏錄有涉於經者亦撫其精華附焉名之曰楞伽實經集註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丙辰之四月始克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且如來說經不即語言不離語言矧此楞伽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大包無外小入無內本性全真即成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彼二乘滅識趣寂譬如迷人忘已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此乃諸佛心地法門不假脩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蓋莫切於此矣或者則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非愚則惑子不聞達觀頴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隨世以爲教常達摩時衆生滯相離心故入義學者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微權而據以爲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

先佛所措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者還可廢乎雷庵之註其有功於禪宗甚大非上根宿智不知予言之爲當也此經舊嘗刻板姑蘇幼住庵近毀於火天界禪師白庵金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刻于旃檀林宋徵余爲之序于幼時頗見正平張戒集三譯之長宋諸家之註成書八卷以傳大意略同惜雷庵不及見之白庵妙悟真乘旁通儒典爲叢林之所宗師苟求其說而補入一則其功又豈不大於雷庵哉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末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告與勅多無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告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太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

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錄初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  
入官今錄而已後因臣等奏請存詔已給勅官侯法物成時  
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  
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頴而不着其名朱名勝非謚忠靖顏則  
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恩陵註澤惟湯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  
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二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  
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義大夫守右僕射而不  
看其名以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  
七月五日自右僕射升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  
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  
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  
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  
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  
誤國真姦臣之雖不足汚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

誠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唯勝非  
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  
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贖其官氏人猶指議  
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八世後孫職方郎中  
崧出比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  
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  
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  
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  
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太上清正一萬壽宮任持提點張公碑銘有序

龍虎名山蟠踞上饒之區重岡複巒自中開來若羣麇戎旃  
環衛其背而雲林三十六峯森列內向如拱如趨如冠劍而  
迎至琵琶之峯上馬大川西馮仙岩拔起大半而絕其衝靈  
氣翕合鬱爲仙人所都歷代以來其侍祠竹宮而峻陟崇班

者相繼乎後先或葆熙餐醴於巖谷之下葦光輝然多與名  
薦紳相埒及其終也飛騰解化游神丹臺下上矣氣曾不得  
以免之如吾張公脩文蓋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霖脩  
文其字也信之貴溪人父漢良有馴行人稱文穆先生母汪  
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亡何老父秋髮續紛忽曳  
杖而至顧文穆言曰爾兒方外之器也宜謹視之官訖失老  
父所在年十二志恬慮冲嚙噉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  
玄徵俾入龍虎山從周尊師復禮游尊師學行融洽貫老易  
為一塗公晝夜窮研而受其說以九經為淵源百氏為支流  
縷析毫分而極其根柢之所會闕六年始著道士服事周君  
貴德為弟子時桂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二人者世號  
為真仙翁脩州之士依之者成市公皆躡屩擔簦往拜其坐  
下傳其二皇內文九鼎丹法所謂迺齡度世者頗領其幽玄  
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

離類有以取舍之復自嘆曰吾春秋方盛撫世微權要不可  
無見也乃出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蓋  
混混乎其不可竭矣唐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為書千數  
百言暨所為雜著一編遺其徒張自賓往質之文靖深加敬  
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業者日衆其從之求文  
戶外亦履滿矣公則又曰此當實之一毛已在而尚不求  
歸宿之地乎於是刊落葩藻與道夷猶至和薰蒸四體盡醉  
泉淙谷虛冥契玄極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太乙明  
教廣玄體道大真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為教門講  
師脩文輔教簡止法師無元壇脩撰六乙之緒再傳實為四  
十二代而張公正常起承之入我 國朝錫以護國闡祖通  
誠崇道弘德大六人之號累 詔至南京公皆為輔行翊  
贊相導靡不備至洪武辛亥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撰點  
大上清正一萬壽宮而諸宮觀之事咸罷焉未幾興高行道



士黃崇言鄧仲脩同彼 召公奏對稱 有賜食禁中而退

冬十月 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

屢乞還山 上欲屬以祭祀之命命書司之且有白

全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 請仲脩及丹霞鍊師周

玄真曰盍趣宮主宋玄真相見乎既至正襟危坐從容言曰

自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淨死休處世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

之中矣遂操觚賦詩一章條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

鮮澤肌體柔弱仙經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誣仲脩力營其後

事注白儀曹因其事聞 上為之惻然後三日奉遺

稅焚於石子岡執紼從者至數千人火既熾有五色祥煙盤

旋於其上云公自呼鐵鑛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鐵鑛名世

壽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即自實自實純飭好飾與翰林羣公

游交譽其賢今崎嶇道塗函靈骨以歸將與其子若孫吳保

和張敬安謀以其年月日葬于龍虎山之天容伴繁羣行來

微瀟為之銘瀟聞老子之旨可以治身可以備身可以

其大者與孔氏或不異也公以超類之姿屢求賢師思無

李之學而通之其視死生若旦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

豈古所聞有道之士非邪瀟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劔之藏勉

徇自賓之請而述之山中有方壺真人高風莫攀君子擬其

為陶隱君之倫當能為瀟刪而正之銘曰

大道之文洞玄玄兮八角垂芒太極先兮天真皇人授而傳

兮龍虎之君環以千兮探其靈秘道乃全兮上清道士古列

仙兮洞達懸解協玄筮兮內天外人蘊坤乾兮出入孔墨孰

後孰前兮玉室金簡列靈文兮彩霞丹景交相鮮兮溢為篇

翰五色宣兮有聲鑄然聞九天兮 龍光下逮勢迴旋

兮一旦解化同蛻蟬兮騰凌成文行翻翻兮白蜺青鳳扶羽

翰兮無象有物形神遷兮達入何累止若淵兮冲漠無為合

自然兮其迹雜派名則歸兮冠劔之藏勒蒼堅兮山靈為詞

自然兮其迹雜派名則歸兮冠劔之藏勒蒼堅兮山靈為詞

久逾處兮

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有年

句容縣之東四十五里有地曰白土埭遶陸衍迤林樾蒼潤  
鬱岡虎耳良常諸山屹立乎東不西熙輝分彩神秀之所融會  
而奉聖禪寺宅焉按金陵塔寺記初名永定梁武帝時有大  
桑門寶亮主之帝去尊崇釋乘聞亮精通義學命撰涅槃經  
疏參訂辨博允契先佛甚深微妙之日寺因籍之增重與諸  
大刹爭雄唐李兵燹縱橫寺日隳廢偽吳楊氏據有金陵其  
檢校僕射許褒遵厥父司空雍之命新作之割腴田在句容  
丹徒者若干畝以飯浮屠夫人景氏猶以為未足復施句容  
田若干埤益之宣城二比丘曰義爽曰廷規行業峻潔僕射  
具疏延居寺中蓋大和年間也至宋大中祥符初始賜今額  
公于宋季又復摧敝弗支羣僧皆風雨散去丹徒之田亦為  
閭右民施茂等所奪元至元中住持平山坦公不憚四千里

之遠北訴于中書移文江南提攝且命下其符於鎮江凡歷  
七載之久殫三往返之勤侵疆乃歸平山既遷化滅庵受公  
繼之後雖數易其主而未遑設施至正二年癸未咲岩禪師  
往補其處當屢發之餘室如懸罄積甫之未庚者踰五千緡  
咲岩晝夜不自寧議鬻不毛之山以償衣縮食孜孜以興  
建為務不四三春秋粟盈千倉泉溢千渠乃剪歲荒乃闢靈  
塲乃樹棟梁九年己丑釋迦寶殿成明年庚寅禱土壙佛菩  
薩暨大弟子護法神王諸像環以大阿羅漢慈容穆如九座  
香華嚴奉如式曾未幾何三解脫門又成右設涅槃之居以  
處有疾僧伽左建僕射父子祠而他施者附之又明年辛卯  
演法之堂又成名之曰正法眼闕三月禮禪之室又成名之  
曰清淨覺海且拓其術徑別築小山門以為咲岩通名曰定  
林山西廡及眾寮次第而就又四年乙未像四天王神於三  
門繚以周垣迺袤三百餘堵委蛇縵迴如雲橫阜截防限遂

嚴又明年丙申禪師遷住保寧而懷楚淮公南宗定公先後而至皆刻厲有為益其土田當是時

大明建都江左

而浙右猶未盡平寺當毗陵京口之衝騎步之兵變息者旁午觀其宏敞巖飭執手相成不敢犯洪武三年庚戌仲綸彌公來司寺事病東廡之末稱也撤其故府以新堅而規制於是乎大備殿以間計者凡三室與門如其數堂如門之數而溢其一兩廡如堂之數而加以七倍其懸鐘之樓則仍其舊焉仲綸潛心內行為四眾之所趨仰且念咲岩錙銖之積以克滂于成視銜詩鈞貨以病民者相去萬萬苟不圖之顯刻金石則後來者何自而知之力請濂為之記夫自辛卯兵變以來江淮南北所謂名藍望刹多化為煨燼之區而狐兔之迹交道過其下者無下為之太息奉聖禪居有如魯靈光巋然獨存非惟金浮碧明照映於山色亦先之際而鐘魚之互答初不異於承平時豈亦有數存於其間乎雖然人事

之盡誠之以勝天自非主之者墨矩重規求其持久而不墜若此或末之見也讀予文者尚念昔人構締之艱而繼承於無窮哉咲岩名善愈族某氏明之昌國人說法嗣仲芳倫公者舊僧宗鉉咲岩同邑人提寺之役其功為最多繫之以銘曰

皇矣象教自西徂東不建塔廟曠于民東青天震雷以聳群聳驟然以興豁爾而聰向容之墟白土之里川媚山輝靈赫萃止彼阿練若雄焉中峙由梁洎元成壞凡幾有偉一師飛錫而嘆不創寶所妄邪孰閑白業所感在彈指間靡仆不起何闕弗完湧發峩峩飛樓瀟瀟像變叢叢梵夾斯斷厥後騰翔丹雘絢懸兜率天宮下移人世而自興戎劫火颺埃莊嚴勝域鞠為草萊此獨巋然鸞鸞鳳迴都人聚觀一何壯哉賦形兩間固圍乎數人史勝天如鳥建羽千里奮飛能令顛墜式繡式承胡寧弗顧寶華樓閣不涉有無光明發舒號為毗

盧徧履大千了無欠餘凡爾方袍攝心澹泊來居未游無證  
無作大史勒文因病注藥尚祛昏迷同歸妙覺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金公諱利塔碑

禪師諱實金族姓石氏其號為壁峯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  
曾父通甫宅心後厚人號為長者母張氏亦嗜善弗倦有乘  
門持鉢乞食以養首像授張氏傷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  
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先煜煜然照室切恒多疾纏綿衾枕間  
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微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年六歲依  
雲寂溫法師為弟子既雜著受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  
對衆演說纍纍如貫珠聞者解頤已而撫髀嘆曰三歲之文  
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現尚未能  
出離死生况區區者邪即更末入禪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  
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示以道要禪師大起疑情  
三二年間寢食為廢偶携筇隨公顯巖於園忽疑坐不動歷

三州方寤公曰爾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  
所悟爾曰汝第言之禪師舉筇示公公非之禪師真筇于地  
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提其背使速言  
禪師築公背仆之公猶未之許咲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  
也必使心路絕祖闕透然後大法可明耳禪師聞之愈精進  
不懈遂出參諸方憩峨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柏啖之脇  
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  
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禪師  
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於視之禪師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  
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冀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  
無筭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來證  
於公反覆相辯詰甚力至夜曳屣歸禪師出公曰是則是矣  
翼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上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  
復畫一圓相禪師於中曾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

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  
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絕口置三十圓相禪師一  
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  
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亦復幾人無和上有云坐  
下當出三虎一虎一鬼者豈非爾所宜修物方其道當大  
行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  
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  
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偷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  
之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亦是徐  
行一黑髮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為  
曰一切不為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謂為文殊  
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餼糧  
乘獻者日繽紛也禪師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  
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

慰勞甚至天竺一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為三百歲人  
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瞪眙不答及出空嘆曰此真有  
道者也冬又大雪有紅光自禪師室中起上接霄漢帝驚嘆  
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己丑復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  
雨輒應賜以金縷若下禪師受之即以振飢乏民又明年庚  
寅特賜寂照圓明大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乃辨名  
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  
為依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

大明皇帝即位十建都明年己酉燕京平又明年庚戌詔禪  
師至南京夏五月見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

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

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

朔上將設普濟佛會于鍾山命高僧十人遊其

事而禪師與焉賜伊蒲撰於崇禧寺大駕幸臨移時方還

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示 上服皮弁服

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 勅禪師於一園悟閑施摩陀伽斛法

食竣事 寵眷優渥夏五月悉粥衣孟之資作佛事七日乃

示微疾 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閑書倍

已成正覺之言 天光昭回人皆以為榮時疾已革不能詣

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日將曠

弟子祖全智信請曰如上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於

後世和禪師曰三藏法寶尚為故紙吾言欲何為焉然而逝

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又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傾

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

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為

盡禪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笑福慧双足所至此之故其在

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

而迎者在在而是小童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

四方無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其年月建塔于某山制機其

大畧請安次王曾為狀一通徵瀟為之銘 上祀方丘

宿於齋居瀟與禮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 上出賜禪

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為甚備夫 聖人之言天也因

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不獲遊名山大刹要可

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速承臨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寬

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行于南無用之道著于北禪師蓋無

用諸孫也瀟近銘竺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焉

呼哲人云亡柰何不興大法哀微之嘆乎銘曰

臨濟崇崇西來正宗益衍以鴻三虎怒投中有一虎氣可吞

牛教相紛擊瓜蔓交加入海算沙乃易禪衣乃抵勝師乃治

其疵棲身孱顏絕去八還入第一關河水侵淫跌坐樹陰爰

濕我衿我松我糗我泉我漿渴飢兩忘實相圓通無物不容

悟其本空玄微肇胎涉彼五臺樓閣門開南粵北湖方衣圓

願木赴雲趨無間儉豐香積之充且矣其躬其名上聞便著  
宸恩來自帝闈於恭

皇明遣使奉迎歸于神京龍文

成章日晶月光鬱其寵榮叶四衆所依胡下寧茲而丞其歸  
泰山崔崔一旦其頹靡人不哀有崇者岡白虹吐芒設剝之  
歲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有序

考功主事沈彰服衰經踵門拜且泣曰彰幸生盛際不被官  
使私竊自念先府君之年僅五十又二爾忠孝之道不可以  
兼致驅馳王事二三年春秋方敢納祿而歸以竭烏烏之私情  
孰意上天不佑而府君以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棄我諸  
孤閱三月訃至擗踊攀號無所逮及即上其事中書授法比  
待服將不遠四千里南還卜某月日奉柩車窆于同安西山  
之阡在蓮花鞠花兩峯之間又復自念府君死矣而先德不  
可死者亘百世猶一日也苟不圖文顯刻以昭示後人下者

愈大焉敢持奉常贊禮黃仁狀前事以請唯先生界於之瀟  
不敢辭謹按沈府君諱祥字遂初姓沈氏其先光之固始人  
曹末之亂有諱某者始遷於莆陽圖譜厄於兵燹莫紀其世  
次曾大父某祖澤民父善夫娶張氏既生府君而朱主泉之  
永春簿遂再徙于泉城及府君之長又三遷於同安上官才  
之薦爲縣之際留倉使非其所好也府君事父母盡孝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唯恐有毫髮不其意至正甲午大盜起安溪  
鄉民皆風雨散去府君負其妻避海中嘉禾島盜躡其後  
府君爲盜所掠幸以計脫而夫人不知所適府君蒼黃冒賊  
鋒求之晝夜呼號不飲食者三日始獲見巖穴中母子相抱  
持悲喜交集時夫人春秋高且有疾府君欲渡海回翔風鄉  
以居裝橐既于盜手其計無從出乃質其子彰於鄭氏獲錢  
千緡爲買舟之資暨遂一月始生贖彰以歸府君伯仲者  
亡季天府君事兄起宗如其父長奉養服之屬凡有所需輒

上之風檐月牖時相與款歌杯饒淋漓且夜暝比數日不聚  
首中心欷然不怡先是主簿君歿墓泉之南門外後九年夫  
人亦卒烽火連綿權厝主簿君墓側及是元復政府君匍匐  
往泉城畢棺歛之禮乃歸而擇地於海山之陽欲迎夫人  
之柩藏焉已而道阻出三日吾父母生則同室死則異穴乎  
吾兄父母之所遺魂魄亦有知其能獨處異鄉乎於是覽三  
窶而共葬之當主簿君居莆陽嘗產頗豐有君志讓與群從  
兄弟錙銖無所覬而別樹家於同安其遇甥福全尤盡恩意  
南安腴田以畷計者七十有五悉以畀之無靳色莆陽宗黨  
有來謁者必徑履迎館翁翁煦煦唯恐弗之留暨別去復餽  
焉間并知府君之行交口稱之曰良士良士云府君當元之  
季知世將亂具隱者之服深蟄不出自號之曰墨隱高人韻  
士或來即之相與賦詩以為樂視世之聲談熏灼者若將浼  
焉娶傅氏生三男子長即彰通詩訓故學較藝福建鄉闈取

第十一名文解有司貢至京師會 朝廷需賢之急不俟會  
試南宮選入吏部為考功主事階承事即次曰寬次曰英鳴  
呼傳有之孝悌者天下之大順也人之行義有重於斯二者  
乎推而為忠為信為有別其有不自茲者乎君子之學能植  
乎其大者豈不為厚倫重本之勸乎然則府君之行其可銘  
以銘曰  
倚若人行之臧撫上下協圖方丁時艱冠捨棄念我母情盡  
傷日號呼走遑是時白雲涕霑裳既觀止色斯康奉深允薦  
天常儼蓬豆醴酒樂和濡樂日洋洋若弟善之綱最後昆  
矢不忘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括之松陽有行義之士曰周君休休而有容循循而雅飭自  
其髫髻嚴父棄捐君輒能自勵于學濡齊乎經禽優柔乎藝  
苑伯仲之間交相摩切積功既久繕性從身之間以莊以敬



弗敢自釋上下化之春風為於戶之棠隸歌於州里薦紳之家固不欲豔焉而不可以為功而澤物自見當歲儉此隸無以食厄春將陪君曰是不可不也度力而給其粟早勞頓仍及厲鬼為畜害於氣糾播一室而九君曰是不可不禁也至斬牲以禱于神俗尚氣而善鬪雖刀之未奮德而疾詭流連縣庭每為吏所魚肉君曰是不可不正也有赴愬者為所曲直訟為哀止焉元季兵亂邵國繹騷石抹將軍帥師來鎮枯凡武勇文學之士悉以禮聘而詢其謀猷聞君嘗遊而與語悅之許為千夫長將軍亦請君與有功焉未幾乃引退都布寬衣放情丘壑間高風雖日鮮與一二途接從容暢味日莫忘近年甫五十又八不幸以洪武庚戌九月某日卒家明年辛亥二月某日塋顯水縣懿德鄉徐北里之原禮也君諱紹祖字光遠其先家春陵高祖允文始來遷曾祖梓木鄉貢進士祖留道後元兵討臨漳叛寇有功擢管軍千戶父

鑑毋某氏君配室則王氏也前五年終翰林侍講學士危公銘其墓生大夫子二曰華曰蓮孫男五曰文常曰文煥曰文炫曰文輝君歿後四年二子奉縣文學洪文震狀來請墓上之文以期不死於親余聞墓之以有文古也殷比干之銅槃漢梓潼之甄誌皆是也後世易之以石且植表於隧矣人子不死其親者將如是乎在余惡能辨有若君之行義備於身儀於家庭惠澤被於州里所以發尊善導民者誠有裨於王化君子不謂其進可乎嗚呼麟之振振既淑且仁卒以美夫身綏綏者罷日肆其威監人之髓而剝人之頤其相去亦不遠而嗚呼有崔者岡林樾鬱蒼惟君之所歲千載之下幸毋壞傷是為表

題趙模千文後

左右內率府錄事參軍趙模集右軍行書為千文模在唐有能書名嘗與韓政諸葛貞馬承素等奉勅臨摹蘭亭逮今猶

有存者予於秘府頗見之最喜其善用筆而正鋒恒在畫中  
所以度越諸人也歟此本係鮮于奉常家藏者神采尤沈著  
不露可寶也

故黃府君墓碣銘

予從烏傷黃文獻公游識公從子仲華甫進承公話言退與  
仲華磐桓華川上溫潤如瓊瑤使人不忍厭去公薨世大變  
甲兵滿天地東西各不相聞及 真人起臨濠廓清六合  
予入侍講禁林會浙江行中書新貢士至有黃昶者來叙世  
契問之實仲華諸孫復叩仲華何如則作土中人五年矣為  
太息者久之昶彛從予入火局幾一載間自撰仲華行狀涕  
泣請銘仲華名樛仲華字也自幼孳然有立出與群童教步  
武有度不失尺寸鄉先達贈之暨長撫世酬物悉中權度州  
里譁然稱之曰能父兄素儒儒疆吠為豪右兼并仲華亦居  
致家之肥悉納金贖還自是益敦仁厚行貧而貧泉者不責

其息稍弗能庚焚券示之或有忿鬪者赴愬于門仲華聽已  
指曰爾言曲爾言直皆心服去且曰得黃公片言賢於縣令  
長十人避兵石門山一婦疲卧荒榛時游騎已迫仲華命媵  
女扶以奔與諸婦同寢食寇退詢其家歸之然終不識其面  
性至孝親疾進藥劑無時夜不遑甘寢及沒不襚棺窆之費  
咸出於私不忍煩諸兄文獻公剛介子弟鮮得懽心仲華曲  
承其意酣觴笑談煦煦如陽春親屬有使酒難近者且復諫  
仲華從容白其利害卒至改行仲華行事多類此他不能悉  
書仲華卒於吳元年三月十一日其月某日葬於崇德鄉平  
洋原先墓之次壽六十七世系遷移之詳文獻公已見諸圖  
記曾大父壻宋承節即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追封江夏郡侯徐氏追封江夏郡夫人大父鑄贈中奉  
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  
尉追封公妣童氏追封江夏郡夫人父濤妣喻氏仲華配室

傳氏生子三，璠、璣、文。適劉如珪孫男四，未和、庚敏、子惟、閱。閱之家，鮮克由禮。有若仲華，閑雅整飭，抱齊魯諸儒至行。孰謂非賢邪？予故特銘之，以爲警善之助。使人人取則，仲華其不爲三代之史矣乎！銘曰：

中恬而熙，外蕪而隅。惟義之是隨，大振厥家。尚質去華，肫肫乎無涯。有歸者山，有列斯泉。靈氣之鬱，芊體魄斯安。繼以末年。

崆峒雪樵賦有序

劉君宗弼，家于顛之空同山。陽學贍而文，惟嘗擢進士第。入教成均，出任浙江部使者。之寄聲先已赫然矣。君乃退然弗居，方以空同雪樵自號。其殆顯幽一致者歟？非賢而有德者，蓋弗能也。君間請灑賦其事，雕虫篆刻之學，老且亡去。龜僊操觚，雖用賦體，而比物成義，爲多君之西還。或歌於清泉曰：石間山靈聞之，未必不輟然一笑也。其辭曰：

伊空同之拔起兮，鎮嶠南之靈區。翠旂續其蕩空兮，播顛氣之斐綏。章貢挾以北流兮，益土脉之滋腴。穴遙通於龍翁兮，勢蟠亘於鬱孤。信地維之奧宅兮，爲靈真之所都。則有白鶴羽人，黃唐卅士。闢玉爲房，鑄金成杰。仰帝青以布帷，檢赤霞而啓筭。悼下土之坐獨，凌颯風以延度。惟彭城之仙子兮，式爛柯之遺軌。謂靈奕之可觀兮，意翩翩而遐舉。裘剪鹿胎之花履，約芝田之藥巾。割湘雲之枝，擊點彩鷗之尾。傷胡麻之未飯，愛白石之堪煮。踰洞真之石扉，借脩月之寶斧。期緜笙之下，臨兮度綠文之可燮。丁時玄冬，屆朔氣交水腹。堅金莖高二鶴，夜語獨鳥。畫鷲莽六花之聚白，合濱滓於空寥。幻九清之秘景，闢大素之神苞。奪人目睛兮，若流汞翻空而不定。一白無地兮，如爛銀。凝霧於霜，瓊林玉樹疊。頽柯條頓亡於春綠，蕩巧絲於晴橫。乃陟珪礪，乃依冰樹。膚中寒而生鱗，指屢僵而弗屈。丁丁許許，不遺餘力。已枯成采，方長不折。

玉屑隨聲而輕，霜華倚雲而初積。束以九真之亦，藤附以  
千年之斧魄。既消推而冰，即忘蕉鹿於今昔。歌曰：我采我樵  
兮，太濛之野，萬樹珊瑚。兮，光陰夜孰能相從兮，與霓旌而  
俱下於芝築。石竈繙金，經卷神火煉黃寧。永生水虎之窟，鉛  
出火龍之局。液承太乙之珠機，運元華之精。憑添袖之卦券，  
植鄞鄞之丹城。連伐毛而沈鸞，致陰燦而陽凝。種芝於瓊王  
之山，折桂於廣寒之庭。領袿佩於橋門，集鸞鷲於王庭。白簡  
霜飛，繡衣春明。近一出而待斧，使九夏之生冰。定藥風而來  
歸兮，將瀛洲之先登。隔人間之風雨兮，遠真凡之異樣。至若  
西隣之子，沈酣薶葦。屏魚香，曙塗火花。春葆階舞，楚銀館歌。  
秦黃塵迷南華之夢，弊履嗤東郭之貧。樂鍾鼎之遺豔，厭烟  
霞之近醇。尚父釣渭，阿衡耕莘。或封齊於東海，或致君於華  
勛。齊出處於一塗，有變志於屈伸。世續紛兮，麗以新蠟。代薪  
兮，傷芳辰。翻海水以爲雲，竹曾莫濯。夫游塵孰不化爲胡燕

兮，依華棟之飛文。丹禽鳴夫空谷兮，亦寥寥之一聞。彈樵歌  
之逸響兮，寄綠綺於秋風。曰：若有人兮，在蘭厓止。白虎爲  
使，陟崇巖止。皓磊迴嶺，敷天葩止。虛白內朗，絕纖瑕止。仁斧  
義戕，龍錫鳴止。鶴膏匿施，森弗形止。剪彼薪樗，扶松栢止。養  
賢大鼎，煎以烹止。天下爲公，大道行止。朔風屹立，思盈盈止。

1900

Blank lined page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1900

